



我和图书馆有缘（下）

——清华大学逸夫图书馆的前前后后

► 高冀生

上期讲到关先生归国后，1983年接手胡允敬先生工作，继续指导图书馆新馆三期的扩建工程。一个项目的建设的过程涉及方方面面，这里我再分享几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算为对往事的一种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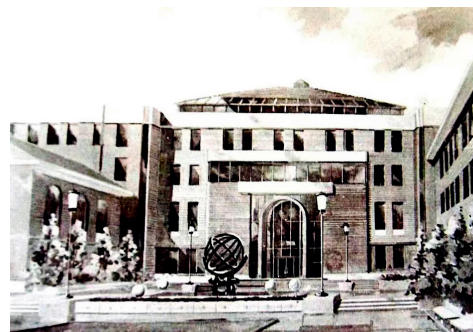
中庭玻璃顶和三券竖窗

新图书馆的中庭是综合性多功能大厅。为保证有足够的采光效果，设计方为中庭设计了大玻璃顶。但对其能否防水不漏雨，没有十分把握。图书馆方认为大厅是人流集散之地，总出纳台、检索中心、咨询中心展示等服务均对采光有要求，并且图书馆朱馆长坚持“一定不能漏一滴水！”这个要求当然是合理的，就当年国内的玻璃建筑材料的发展而言，要达到这个要求还真不容易呢！为此，我邀请建筑系构造教研室的林爱梅教授助阵，带着同学广泛调研，先后看了大大小小60多个玻璃顶，可惜结果是“无一不漏水”。

最后调研香山饭店时，我留心观察到该饭店疏散楼梯间的顶层天窗是不漏水的。随即，我们师生顺藤摸瓜、跟踪追击，找到东郊新型材料厂，经过对接，在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厂方为清华图书馆专门定制了2.5米×2.5米



新馆中庭室内采光顶为网格造型，后来有人称这是中国式藻井天花的创意，这只能说是有趣的巧合。



1983年，建8班毕业设计组所画的新馆中庭“金字塔”型玻璃顶效果图。



1991建成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工程。大玻璃顶设计被改大为小、分散组合。分散式小玻璃顶群藏在了现在的平屋顶造型里。

■ 作者简介

1955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深教授，曾获评清华大学校级先进工作者、北京高等学校优秀班主任。规划过49所大学，设计过43座图书馆，培养过几十名国内外各类研究生。其60幅钢笔速写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的一次性冲压的透明屋顶构件，这是当年工艺所能达到的最大跨度。

2.5米×2.5米，是不足以跨越、覆盖新馆中庭的整个屋顶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将大玻璃顶划分成若干小方块，以分散式小玻璃顶群代替金字塔式大玻璃顶，这样既可以较好地解决中庭所需要的采光，又可以保证不漏水，圆满解决了难题。

从我的工作笔记中还可以看到，1983年3月，除了多方调研自然采光的问题、平面方案继续深入推进之外，毕业设计组还深入研究立面造型设计——主要是想通过设计，为图书馆内部争取更多的自然采光，以及自然通风的绿色条件。其中的一项是“推敲”如何设计多券大窗的立面造型问题。

一天早晨上课时，李党同学拿来了他画的“三券竖窗”组合方案。我觉得很有创意，与第二教室楼的三券门造型很像，就直接带李党同学到关先生办公室，请关先生审阅。关先生看了，当即表示“很好”“可以采用”，“三券竖窗”就此融入到新图馆的主要立面设计中，在前面第三张图片中即可看到。

1983年夏天，建8班同学毕业了。图书馆设计逐步进入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各项工作也要与建筑设计院的各工种对接了。设计院这边与关先生配合

建筑设计的是叶茂煦高级建筑师，还有各专业的谢照唐、郑金床、包裕昆、吴香梅、叶瑞芳等高级建筑师及高级工程师，学校基建处的汤满贞、孙宝荣副处长等人也为图书馆扩建工作付出很多的努力。

为方便工作，我还与建筑系协商，在主楼腾出一间大教室，将各专业的工程师们都请到主楼上班，以保证设计组能集中作业并及时、方便地联系关先生。1984年我提升为副教授。同年，12月29日，学校党委李传信书记亲自与我面谈，调我到学校工作，第二天，我就到组织部报道，由此我同时出任清华大学校园规划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和清华大学基本建设处处长，具体工作是协助张慕萍副校长主管、指导列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工程项目的“清华大学校园改扩建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各项具体工作。

争取邵氏基金，为新馆补资

1979-1991年，近12年，虽然我的工作岗位有升迁变化，工作的角色也有不同，但在相关工作中，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一直把清华图书馆三期工程安排为重点工作之一。在这项重要工程的工作过程中，我经历了前期策划、选址规划、建筑设计、施工管理、

解决难题、资金筹措、接待领导、评估考察等全过程，因此对于这项工作，我十分有感情，工作中也确实十分用心。

当扩建工程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后，发现设计超预算严重，投资缺口很大，原国家教委批准的1800余万元远远不够。如何解决？我陪校长多次奔走教委汇报，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教委领导的回复是要么修改设计，要么追加经费。修改设计则要压缩建筑面积，同时降低建设标准。经校内讨论，甲、乙双方都不能接受。追加建设经费？当年国家是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经费不可能增加，只能是自筹。自筹资金这条路谈何容易，上千万元经费从哪里来？当时我们所有人真是一筹莫展！为了保住已有方案，只能走自筹资金这条路，谁去筹款？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又落到我的头上。

我经过多方调研，找到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去争取当时最有可能捐资的邵逸夫先生的教育基金。但批准此项目的程序是要经过教委领导的“三支笔”签字。主管基建的张慕萍副校长和我首先拜访“第一支笔”——教委办公厅李健主任，通过他，再与主管部门斡旋，争取教委黄辛白副主任和港澳台办主任的理解与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教委同意我们与邵逸夫先生面谈捐赠项目。

与邵先生见面，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除了要提供全套图纸，我特意请建筑系八级老木工唐武元师傅制作了精美的建筑模型。为了更好的包装模型，又跑到王府井的荣宝斋，请大老板帮忙，连夜赶制锦缎外包装盒。按港澳台办主任要求，邀请了《北京日报》高级编辑主笔，写建筑方案的介绍，不料未能通过；我硬着头皮匿名代笔，幸而顺利通过。我们赶紧将方案、图纸和模型直送机场，请黄辛白主任赴港，报送邵逸夫先生。

关于致谢礼品的选择，为了不落俗套，我们选择制作金丝楠木的苏绣屏风。1997年底，张慕萍副校长一行赴港，与邵先生见面，接受赠款。

邵逸夫先生为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的扩建项目一次性捐款2000万元港币，可以说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此前，获得最多捐款的单位是获捐400万港币。据说邵先生非常喜欢清华赠送的金丝楠木苏绣屏风，就在捐赠仪式现场展开屏风，供各方欣赏。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工程由此资金才得以继续进行，1991年完成建设任务。时隔多年，在此仍要感谢、纪念邵逸夫先生的善举。

建设部长“微服私访”

1991年，图书馆新馆三期工

程在后期评估阶段，外界对项目有争议。当时的建设部部长叶如棠打电话给我，告知他要来学校调研，让我“不要惊动校领导”，以便直接了解、询问不同意见。我是清华大学的工作人员，不能无组织、无纪律，这么大的事，我不能不报告领导，汇报后，经协商校领导并未出面，是由我直接接待叶部长，我保证“一定认真接待，如实汇报”，同时也做了相应安排。

叶部长考察当日，我早早在图书馆门外恭候，他只带随身秘书一人，车直接开到图书馆外大台阶前，下车后，我一人陪他参观考察，边走边谈。他还随机与在图书馆的学生们聊上几句。他向我询问的问题很多，一看就是有备而来，我也有问必答，逐一明确、如实汇报。

叶部长的问題归纳起来有几点：1. 为何不是大空间、现代图书馆？2. 为何超投资近一倍，如何解决？3. 为何主入口朝东，内院进出方便否？4. 为何第一层净高不够放书架？5. 为何由大玻璃顶设计改为分散式小玻璃顶群？6. 为何要修过楼通道？下雨积水怎么办？7. 为何群众反应采光、通风不够好？8. 当时为何没命名“逸夫馆”？……

部长信任我，让我全程陪同并回答问题。于是从图书馆设计

的初衷，方案的遴选，如何连接新老馆，我们所碰到的技术限制、要兼顾的功能考虑和解决方案，募资筹款等全过程，我都如实地作答、汇报，涉及有争议的难题如何解决时，我也把正反两方面的认识都做了说明，讲明为何做出现有选择。叶部长一直在认真听，还不断地点头。在调研考察过程中，在教师阅览室“巧遇”事前策划安排的建筑系党委副书记赵炳时先生。师生相遇，亲切交谈，气氛十分融洽，赵先生便也很自然地参加了接待，就此见证了部长“未惊动校领导”的“微服私访”。

叶部长考察后不久，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扩建工程获得了建设部颁发的“优质工程金奖”。1994年9月，王大中校长出席典礼并讲话，图书馆三期扩建馆舍正式命名为“逸夫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扩建工程，历经了漫长而潇洒的12年，终于清华园中又竖起了一座精彩的建筑丰碑。回顾历程，感受颇多。尊重历史，勿忘初心。今人讲故事，就是要真实、全面、准确地为后人留下不能忘怀的美好记忆。

一代好作品，必定是千锤百炼，大师之作！同时也是许多无名人士辛勤奉献的成果。它是许多精英智慧的结晶，也蕴含诸多平凡劳动者的奉献。其中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先辈，让我们永远尊敬并长久怀念吧！